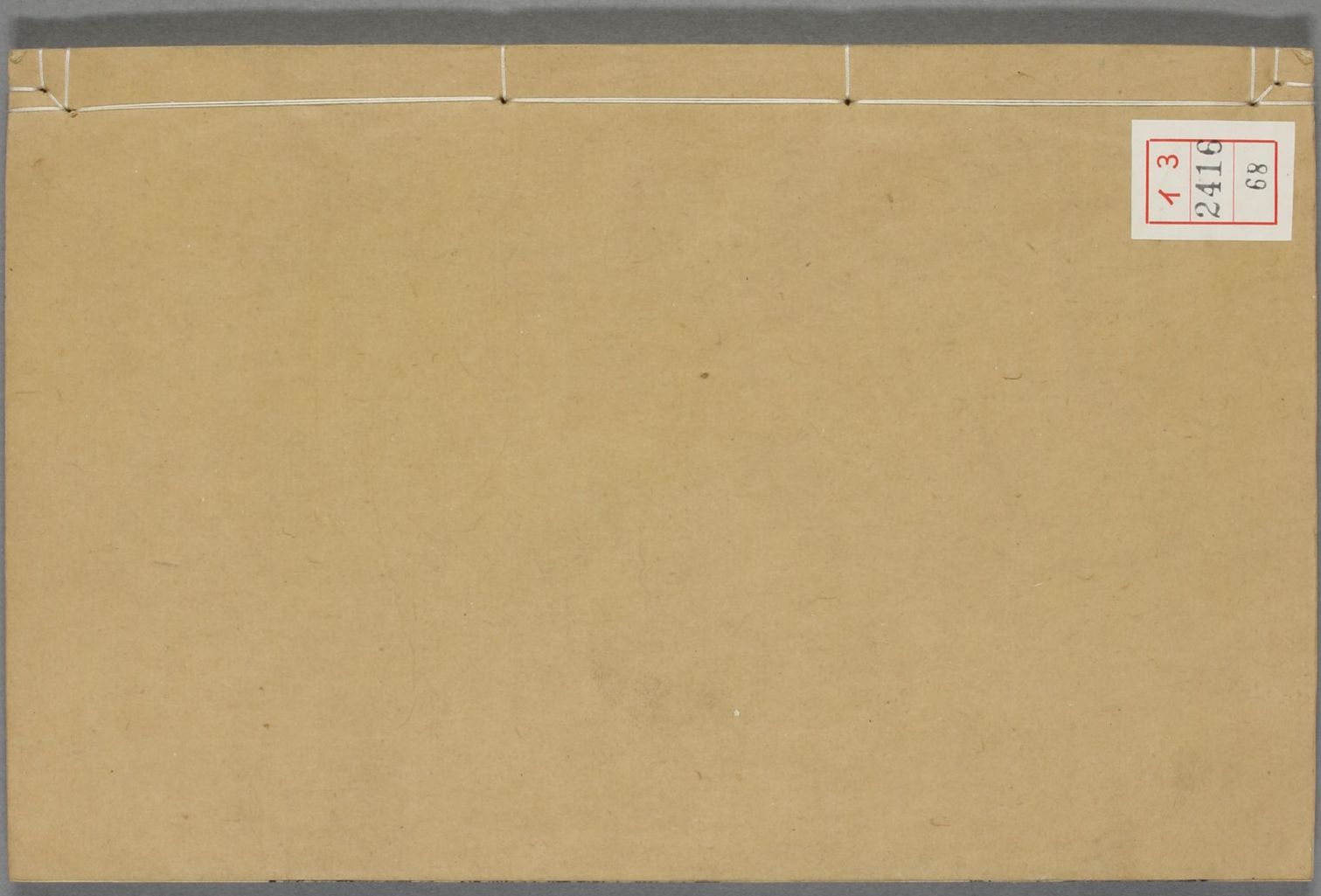
1 3
2416
68

13
2416
68

政術部十九 薦舉

薦舉一

原 初學記曰大戴禮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爵地俱削盡也）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以為諸侯貢士庸者貢其身盛德者貢

半澤文庫

<2004-628>

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招故聘之也周官小司徒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漢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郡國縣官有好文學二千石謹察可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材異等輒以名聞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又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三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文學掌故先是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州察吏人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命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令三輔太常舉賢良郡國舉高第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此薦舉之制

晉山堂考索曰舜命禹爲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皐陶命垂爲共工而垂則遜於殳斯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於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

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仇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自田竇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加官出入內庭以薦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弘雖開東閣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魯肅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唐常何之薦馬周一聞其名而即日促召婁師德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張九齡爲祕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垍不以故人之求舉而傷朝廷之至公德宗疑諸司所舉必親故而陸贄奉言之且欲請臺省長官各舉所屬此唐薦舉之大畧也祖宗時於簿尉舉幕職於幕職舉京官皆親閱班部擇舉主而任之而舉官初無常員也選人磨勘率一歲僅數十人是薦舉無定數也　竇輿總論曰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凡所任用輔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王大錫則李文

忠所薦也洪武中所行今科舉法每科所取不過數十人而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醫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爲一時名臣自後進士之科日重薦舉之塗漸淹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舉世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事自後絶響

原 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薦舉二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毋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於楚王曰舉而授之政國可使寧莊王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

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不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新序曰虞丘辭位進孫叔敖楚莊王晏朝樊姬問莊王曰虞丘賢相語不知日也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左氏傳曰魏獻子爲政賈辛爲祁大夫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駿蔑惡即鄭然明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駿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少不屬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吳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知武可以折衝一旦與吳王論兵乃薦孫子吳王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　史記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是范雎也乃載以入秦詳奉使　漢書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又曰衛將軍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位名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又曰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爲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　漢雜事曰辛慶忌爲酒泉太守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正直仁勇通於兵事柱國石臣鳳不宜久處其右上乃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漢書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　東觀漢記曰杜林字伯山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大中大夫　又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薦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　又曰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後漢竇章傳曰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章薦馬融文云奕世不刊之文斷金之良佐　晉玉海曰後漢龐參字仲達爲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鸞鳥累百不如一鶚續漢書曰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又曰橋元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

尉　三輔決錄曰游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旣爲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旣爲雍州

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旣旣稱楚文武奇才遂以爲漢興

太守　魏志曰賴川盧志才籌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

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賴固多奇才誰

可以繼彧薦郭嘉名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

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吳志曰孫縣字正禮

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薦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

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

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

可乎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白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

縣吏盧欽奇其才數稱薦之　王隱晉書曰杜夷隱身

不仕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元帝以爲儒林

祭酒　冊府元龜曰李勣武德初爲左監門大將軍

時張亮爲定州別駕勣數薦亮於太宗房元齡亦言之

於是引爲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　又曰房元

齡爲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改陝州長史元

齡白秦王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才也

若使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　又

曰劉仁願爲熊津都督旣破百濟至京師高宗謂曰卿

在海東前後請奏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皆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帝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　又曰李嶠爲內史薦李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縣是名拜拾遺山堂肆考曰唐張說字道濟開元中爲中書令多引天下名士佐佑王化粉澤典章始知集賢院嘗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說卒上思其言召九齡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孔帖曰郭翰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至寧州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　一冊

府元龜曰姜皎太常卿薦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帝甚說之乃擢少府少監　孔帖曰張嘉貞有汲引之能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等皆位清要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貞　又曰李白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　冊府元龜曰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名至京師元載言郢於代宗栖筠亦嘗薦延之帝曰郢方爲元載所厚寧可信乎栖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擇拔豈使爲姦人用乎即日擢授河南尹　又曰李行修爲殿中侍御史貞元中費

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具表舉一人自代在外者三日内具表附驛以聞其表付中書門下籍名　事畧

曰孫甫字之翰常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録衍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祕閣校理　合璧事類曰韓魏公薦歐陽公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陛下何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上從之　事文類聚曰呂正獻公著在潁逾年而歐陽修爲守修以爲相家令子弟而未甚重也劉原父王深父君子也二人者皆寓潁公日與相從修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修入爲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誼宜在

冠卿及第歸而父母卒嘗恨不及榮養遂絶跡不仕元和三年行修薦之授右拾遺　又曰後唐王鴛爲刑部郎中大成二年上言請准建中舊勅文武常參官及刺史上後三日舉人自代　合璧事類曰王旦疾久不愈上令肩輿入禁中見於延和殿曰卿萬一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強起舉笏曰莫如寇準上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歲餘辛用準　玉海曰咸平四年二月祕書丞陳彭年請依唐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進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具言其狀事下樞密學士馮拯陳堯叟詳議請兩省臺官尚書省六

左右　扈史曰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之除裏行　合璧事類曰虞允文爲相懷袖有一小方冊日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銓洪邁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　續文獻通考曰理宗寶慶三年知江寧縣劉垕爲政愷悌慈祥不擾而事辦制闢以賢能薦於朝俾兼幕府　又曰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吳沈揭樞薦方孝孺學行上台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而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

上識其名特令開釋　又曰憲宗成化十九年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永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吏部移文取至京欲考試職事獻章奏言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一時推尊之

薦舉三

原登庸　亮采　尚書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傳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也　又曰舜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孔安國曰咨四岳有能第一條　武帝詔曰今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　方正　孝廉　上詳

板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爲從事郡舉孝廉詣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齎函貢身

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傳曰黃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爲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荊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於內出則卧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利賓 充賦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下臣充賦

漢書晁錯策曰下

弓旌 蒲帛逸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尸子曰堯有建善之旌

漢書曰以徵枚乘易曰束帛戔戔

除吏 達賢前漢田蚡傳云上初即位富於春秋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下見黃石公三畧

八統 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舉勤勞之小吏也

漢書曰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經學三曰曉法令四曰剛毅多畧也

拔茅 采 易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言賢人能進拔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禹稱 同類相牽引也

漢詔禹稱善人不善人遠矣稱舉也

漢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卧龍 展驥蜀先主也新野徐庶曰諸葛孔明卧龍也不可屈至將軍宜枉駕

蜀志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展驥足門下賓客富貴在身烈平原匡衡才智有餘隨牒進士之門

薦白屋 揚紫庭皆就賓位其無私德者若此又曰趙武薦白屋之士管庶者六十家 劉昭薦識量簡大執心貞固使翼霜露增崇台曜任蒙亮采以弘急賢之義

漢楊興言於史高曰將軍所舉不過文武之士管仲薦鮑叔子產薦子皮子皮薦子西子西薦子期子期薦子羽子羽薦尹公他尹公他薦申公巫臣巫臣薦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於是時舉矣稱舉也

漢元朔詔曰舉賢勿拘勿拘其門

舉直 諫進奇謀上詳第一條

漢書曰魏無知既進陳平爲亞將絳灌等或讒云平嘗盜嫂受金漢王疑以讓無知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

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薦奇謀之士願其計誠足以利國耳盜嫂受金安足疑也　貢天朝

薦宰相處預晉書曰何楨字元幹爲弘農郡守有楊駿生爲縣吏楨一見便待以不臣之禮遂貢之天朝趙穆別傳曰汲郡修武趙君年三十七四薦宰相不就元康三年太守羊伊以爲四科之貢宜盡國美遂共興激揚以光歲貢　式百寮

前司徒劉愷頻歷三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進退有度百寮景式海內歸懷　化九服後漢書曰尚書陳忠上疏薦劉愷曰伏見薦舉鍾離意傳云揚州刺史夏君辟意家之爵不貢賢士乃表上尚書舉爲茂才　不如逸臨豫州教云舉遺逸於山藪黜姦邪於邦國　音無如元漢書王鳳傳曰鳳病天子自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軍病如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曰譚等雖與臣至親皆僭奢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敢以死保之

晉書謝元傳云於時符

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無如元　薦名士　恥舉主

魯恭爲中牟宰薦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與公卿所舉同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

張輔字孟侯爲東郡守郡吏王青祖父隆爲都尉功曹青爲身全備都尉死於難青亦被疾舉輔歎其一門忠義遂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　有所試　無求備

翟義同起兵攻王莽莽燒殺之舉輔歎其一門忠義遂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　有所試　無求備

朱穆曰韓安國之操不能抗一郡士況其下乎　如有所舉者其有所試矣　丹墀珥筆

薦死節　抗孤士

張輔字孟侯爲東郡守郡吏王青祖父隆爲都尉功曹青爲身全備都尉死於難青亦被疾舉輔歎其一門忠義遂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

朱穆曰韓安國之操不能抗一郡士況其下乎

紫宮論道　杜預舉賢良方正表曰案蘇贊布行於草野著德於閭閻故心直意若得明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詭詭匪躬之節　陸雲薦張瞻文曰若得言論端委太學錯總藝文垂纓玉珮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　增輝日月　垂光虹霓　司馬彪續漢書曰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偉器　徐穉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

輝日月矣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趙岐博古增四門之穆穆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性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士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勢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魏志明帝詔舉中書郎吏部尚書云刈其翹楚遷於喬木詩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處士薦人 將軍用士符融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往薦違郡士范甯韓卓孔伷三人因辭病自絕後漢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獨知陳寔

不薦衛協鍾皓爲功曹太守問誰可代曰西門亭長陳君似不察人何獨知我詔舉武猛士賀良無所薦寔曰鍾

子之僕宣子曰可賀我矣崔侯爲國舉才我唯法是視云云洪聞而重之左雄薦周舉舉稱職後雄又舉馮直爲將而直嘗坐贓受罪雄坐舉劾雄雄悅以事以德以曰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言待聘待舉待取禮記或以事舉或以德進或以言又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揚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有智謀諸將鮮及有才義宰相之儔東觀漢記鄧禹破邯鄲誅王郎山公啓事云太尉掾滿奮司徒掾何勖云云質直威重宜備諫官方毅廉直宜拜尚書漢書張禹奏云司空掾彭宣云云後漢李固云云陛下之有北斗也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北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云云旁求上薦推擇搜揚登庸羣材允釐庶政始以名稱終因事舉道既日彰賢亦歲貢當側席之求膺及門之選既升歌於鹿鳴將接武於鴻漸請效禹稱善人庶使衞多君子人代天工雍熙可致賢爲國寶仄陋必揚君子於時實唯難進主司取士亦不易知稽諸虞典審九德而擇賢考彼漢章縣四科而取士

爲陝州觀察時陽城隱於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決之泌數禮問及爲相舉爲諫議大夫又曰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劉晏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守節屬文冊府元龜朱泚程鎮之等數十人又曰梁張漢傑爲控鶴指揮使薊門人陳乂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於浮陽轉移於大梁漢傑延於私邸表授太子舍人金山玉海南史曰朱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士明

山賓表薦於梁武帝曰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乞火

近水

漢書曰有客言於崩通曰先生能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於相國通曰諾臣之里婦亡肉姑怒逐之里母即束縄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夫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呼其婦歸臣請乞火於曹相乃見相國曰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用願足下使人禮之相國曰敬受命記纂淵海曰范文正知杭州蘇鱗爲屬縣在外邑未見收録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長聲樂

工草隸

文正薦之

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即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稱才學術之妙如臣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帝即徵才令直弘文館又曰張說爲相以徐浩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尤所重薦浩爲麗正殿校理所器

王者師

太平相

册府元龜曰蕭瑀爲中書令奏博州清平人呂昕爲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叟耳元宗擢鎬爲拾遺

不數年出入將相翰苑新書曰李文正公嘗期王文正曰必爲相自小官薦進之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

宰相

有武畧

堪諫職

册府元龜曰張漸爲中書舍人時南詔叛屢喪師漸薦黔府督趙國珍有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十餘年中原興師唯黔中封境無虞又曰楊綰爲吏部侍郎薦渾瑊武畧堪諫職拜右補闕劉滋堪備諫職拜右補闕又曰五代李慶顒德中舉重於鄉人樞密使王朴以此一聯薦於知舉遂爲第三人續問奇類林曰宋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閤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徧數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陳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

千慮策

巨源啓

全樹盡借

蒙正囊

翰苑新書云正色拒公子之書畜筆作巨源之啓下詳夾袋有册注

卷簾與語

册府元龜曰李進士劉義府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泊馬周薦之太宗令詠鳥援筆爲詩曰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栖太宗喜曰當盡借卿全樹何止一枝也尋除

監察御史 又曰唐張
蒲州人 張嘉貞才堪憲
垂簾與之言遠令卷簾
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元龜曰朱敬則爲鳳閣鸞
細務不之視會嶺表蠻
鎮之而甚難其選敬則
畧即其人也遂以爲桂
橋密使明宗拔鄆州得
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
信厚善謀 謹重多
蜀川平定陛下擇帥撫
副留守孟知祥有焉願
宰輔闕人則鄴都副留
謹重而多識其次則吏
皆中朝士族富有文
學陛下擇才相之
冊府元龜曰魏徵爲
學館徵表薦正倫以爲
聰明多能 古今難匹 上詳長聲樂注
尚書左丞貞觀初杜正倫直文
古今難匹遂擢爲兵部員外

荊山璧 東海遺珠 劉子曰連城之璧燭影荊山
夜光之珠潛輝鸞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華章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側者蓋人之舉也 唐書云狄仁傑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名訊異其才曰仲尼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之才 槩侮之任 冊府元龜曰張鷟元宗朝史尚書左丞貞觀初杜正倫直文
舉才堪統衆者各一人又曰張鷟元宗時爲左拾遺安祿山叛詔朝臣
畧臨事能斷堪當槩侮即日名見拜潁川太守鷟薦贊善大夫來瑱有縱橫才
之風 上詳高陽注 冊府元龜曰李延光梁末帝時以
儒士侍講禁中李愚天復中避地河朔與延光客
於山東至是延光屢言愚之行高學贍有史
魚鼈援之風名見嗟賞 顏閔之行 史遷
學 渠牟涉覽 冊府元龜曰張九皐爲宋州刺史時高
適好學以詩知名佳句朝出夕徧人口
九皐表薦之 又曰韓
渠牟年少警悟涉覽經 韓滉爲浙西觀察使時萬年人韋
史滉奏授試祕書省校書郎

即薦希顏　默識范理

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見好官員否延賞曰范理合璧事類曰有范延賞者爲邑宰張希顏好官也公曰來見好官員否延賞曰萍鄉縣驛傳橋道皆完葺野無惰農宿郵中更數分明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

續問奇類林曰明楊文定公溥敕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

夾袋有冊　凡案置章

問奇類林曰呂文穆公夾袋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稱職

又曰謝諫議泌名知人不妄薦士知麗州日將薦之朝迺設几案庭中置章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迺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

不進不休　不納不止

魏志曰荀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所薦達不納不止

宋書

有可倚仗

倚仗寧宗特詔持之於朝謂其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

多所獻納

續文獻通考曰宋寧宗嘉定初袁燮薦陸持之於朝謂其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寧宗特詔持之於朝謂其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

武十七年御史秦元之薦金陵處士陳遇上名語大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命之官輒辭

蔡崇疑歎元亮　和凝奇張誼

山堂肆考曰宋李元亮輕之後嶷守和州元亮過州不謁嶷命駕先至其館元亮以啓謝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嶷歎餉錢五十萬且致書延譽之於諸公遂登科

經濟類編曰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署其門不通賓客擢州推官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

習南方地形　知邊境利害

上詳有武畧注載修身講學爲利害上特召對以爲崇文院校書

占對三十餘事　唯薦一二臺臣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獵雲中故事車駕經行長吏必有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地產唯幕僚張儉一代之寶

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食人二口聞儉名始悟名見訪及世務占對三十餘事由此寵遇特異又曰明仁宗洪熙元年都御史劉寬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謙等十餘人上曰卿大夫所舉必當昔孫拯言吾輔政無功二臺臣無愧御等必能如此唯薦一飛馬價三倍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宮商繫下之焦桐斲斷溝中之斷木杜衍用則所引皆知名輩司馬相則其徒有行道心忠宣知人客傳先范老之法晦叔引類推廣大申公之心翰苑新書尺澤之鮑奮鱗而震海容綱之鳥舉羽而翔霄柳宗元文識張籍於衆人慚非輩行問車師於半面辱記姓名薦希文而用之昉於元憲援老蘇者衆矣倡則歐陽范蜀公之封章七輩皆爲名勝呂文靖之賓客三朝賴其儀刑介爲時論所喧雅見稱於永叔載陷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翰苑新書翼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潢汙陸機雲賦

薦舉四

髦士 詩烝我髦士烝進也 **秀士** 士之秀者 **不失善** 善不可失 **不失德** 舉不失德 **得人** 周書舉能其官唯爾之能得人亦爾之能 **擇人** 務在擇人 **三年一貢士** 儀禮云鄭云諸侯三年一貢士 **三歲而貢士** 鄭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也 **貢於天子** 禮記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舉賢置之** 禮記禮器云先王尚有德尊有道舉能舉其類傳唯其善故能舉其類能舉其類

賢而置之 善治國家者其必管夷吾乎 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牙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其必管夷吾乎 不望其報 禮記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援引也 拔二盜 管仲於羣盜中拔二人用之詳舉賤 內舉不失親 左傳晉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不拜人皆答叔向曰必祁大夫所不能也叔向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能行祁大夫之賢舉賤援引也 出淹滯 趙宣子爲政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平公又問曰國無尉其誰可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國人稱善焉 振廢滯 外舉不避讐 論語云公叔文子升諸公 薦升公朝 夫舉賢者百福之宗而神明之主也 抱玉朝君不如貢賢 琴操云史魚薦

蘧伯玉於靈公未用史魚有是言也 薑桂因地不因而辛 新序云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待之無異宋玉讓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可何怨於我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與計 前漢韓信傳論何問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日何來謁上上罵曰若相何亡何也對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信必計事者 進羣盜 叔孫通專言羣盜壯士進之漢書魯丕爲王方蒙矢石諸生寧能鬬耶 表賢 後漢書魯丕爲州吏務在表賢能荀悅漢紀夫立典有表能章法三曰一古今四人之鑒 古病上問誰可定國救患議詳平陳萬年惇厚於行後皆爲右將軍傅太后預政事上以爲有知人之鑒 喜立於朝陛下光輝 漢雜事云傳喜爲右有五志一曰達道二曰四曰善功勳五曰表能 有知可代君對曰杜延年明法度于

喜數諫之后不悅喜上印綬司空何武尚書唐林上書云云 薛宣達於從政 漢書谷永上書云云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汪重職大竊見薛宣云云 將軍佐丞相統理天下 漢書馮奉世傳云先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或貪汙外國所苦時還可使外國者所舉得人 命不稱或貪汙外國所苦時還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進擊涉車攻拔其城諸國悉平威震西域乃罷兵以聞宣帝名見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陳平須魏倩韓信賴蕭何 見張敞與朱邑書 利見顯衝必能騰跳天路 東觀漢記張道順云 遠恂文武備足 東觀漢記楊文守閼鄧禹禹曰寇恂上欲南走河內難其人 桓譚才學洽聞 東觀漢記後漢劉騭傳騭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東觀漢記離意別傳云離意為功曹非周社詩云竊見大司徒伏惠公篤信好學云云 周樹服勤請宜部職 鍾離意為功曹非周

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意心恨列署首曹議者必以為報樹也中部平允缺意牒曰賊曹史周樹服勤守法請宜部職 薦之府門 先賢傳 貢之宰相 荀爽云陳寔方才能秀出超世逸羣 金相玉質文章虎變也 陳雷讓舉 後漢雷義字仲公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鄉里曰膠漆固謂堅不如雷與陳太守勸攸官欲舉為辭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之 歸以公相之位 海內先賢傳云鍾皓字季和為功曹太丘陳寔為西門亭長會辟公府皓曰寔為海內高名在位之臣歸以公相之位 俊造 俊士造士也 揚歷 姚信王基舉管寧曰優賢揚歷注揚其所能而歷試 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見孔融薦禰衡表 薦良能 吳志華覈傳云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孔融薦禰衡云 魯肅才宜佐時 吳志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以成功業不可令去 舉無失才 王隱

晉書云山濤爲吏部舉選周徧百官舉無失才所奏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裴楷王戎皆其選也　晉書裴楷傳云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鄧殷

道識文武　山公啓事云公啓事云太尉　侍衛崇尹皆宜　山濤云太子左率侍衛宜威重石崇孫尹皆其人　郭奕王濟誠亮美才　山濤云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皆誠亮有美才云　清眞寡欲物不能移　世說新語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中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果勁不撓宜爲御史　山公啓事云孔顗有才能果勁不撓云　羊祜秉德可久其事　山公啓事云太子少傅羊祜秉德能克己復禮云　賀循才鑒清遠　晉書賀循傳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云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　敦風篤俗遵學弘達　文士傳云張華薦成公綏曰竊見東都處士成公綏云　器識朗拔誠可洗馬　陸機薦郭納云伏見承陽令郭納風度簡曠云

東南之遺寶宰相之奇璞　陸機薦戴若思文　廣得才之路　山簡字季倫領吏部上疏請公卿各舉所知廣得才之路每聽政日令公卿先議選舉各言所見鄉邑尤異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　生厭養門拔羣特立　嵇含與羊平書云處士生厭養門云云　按以千里之路　應璩薦賈琳云　確然難動社稷之節　桓範薦徐宣云竊見尚書徐宣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帝以宣爲右僕射　紆迹儒冠必足弘振禮樂　王珣啓云國子博士戴逵約瑜淳若使紆迹儒冠必足弘振禮樂　爲世表儀宜備司空　典畧　得人歡心任遺英楚和之祕曜　王朗云幽州刺史王雄少有令節長涉通變天性仁勇果毅有畧云云　魯璠之爲大將　馮訪　非常之才　不次之用

瑄以名臣之子素重之乃首舉眞卿自代又云劉晏
薦才器可稱累遷給事中舉眞卿自代又云韋夏
郎判度支時顏眞卿以正直出為利州刺史晏舉眞卿自代焉
刺史扶風實羣以處士丘丹隱毘陵著書號古今名
臣畧三十卷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拜左拾遺有氣
義又云韋皐為西川節度使西河人段文昌家於荊州
偶儻有氣義裴胄知之而不能用皐在蜀表授校書
郎魏徵之後又云楊汝士為同州刺史晏舉眞卿為蘇州
刺史扶風實羣以處士丘丹隱毘陵著書號古今名
臣畧三十卷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拜左拾遺有氣
義又云韋皐為西川節度使西河人段文昌家於荊州
偶儻有氣義裴胄知之而不能用皐在蜀表授校書
郎魏徵之後又云楊汝士為同州刺史晏舉眞卿為蘇州
判官魏謩為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後又云韋皐
後頗奇之射魯縞韓愈薦士詩云青雲
待之射魯縞文章之尤
陸貢外書云文章之
尤者有侯喜侯雲長
如帆得風李翺文云汲引
學廬講授孔帖云李滋
薦於朝起處士授試校
曰處士李源即故禮部
忠烈以父死國難哀纒
終身絕心祿仕多依慧林佛寺

以其本僧別業隨僧一食不舉煙爨以
至五十餘年伏乞就授一官名赴京闕推轂士孔帖云十
休烈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問奇類林曰唐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
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二公雖自君恩亦
由儒訓幸國家舊事輒敢薦聞文武兼備李俗薦師疏云
德載敬宗時為學士上嘗
幽燕文武兼備若位嚴鎮
稱臣帝感悟於是碧鮮賦問奇類林曰五代時扈載
復度兼平章事有文名常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
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乃拜知制誥為學士
宜薦范仲淹東都事謂殊曰公宜更薦范仲淹也殊
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他薦乎從之遂用為祕閣校理
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類聚
云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聖初詔曰近得陳襄薦
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

審如所薦斯為盛矣宜示百辟各舉所知

官常願先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於靜退

激勵風俗又云歐陽修持國欲以激勵風俗煩刻畫歐刻畫寒谷借吹噓

王佐才山堂肆考曰宋審簡夫在雅州蘇洵往見之簡夫謂曰子王佐才也薦之於張方平與韓琦歐陽修三人延譽如不及

自矜顏色曾鞏詩話云王荊公薦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參政公作詩云本種酴釄架金沙只謾栽自矜顏色好飛度前開

薦行人為御史續文獻通考曰宣宗宣德元年楊士奇薦行人王翱為山東道御史

薦舉五

詔魏明帝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

廢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令郎史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策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梁任昉命薦士詔曰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成必由之朕纂統鴻業貪畏大寶思用俊異協贊雍熙歷聽九功物色輿皁而白駒盈谷蓁楚未刈所以臨朝永歎日晏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陳江總舉士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冊舉以滯淹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

承洪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
謇諤採其默語王公以下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
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茲啓沃 增唐
太宗貞觀十五年詔曰朕遐觀前載歷選列辟莫不貴
在得人崇茲多士猶股肱之佐元首辟舟航之濟巨川
搆大廈者採衆材於山嶽善爲國者求異人於管庫得
士則昌失人則亂朕凝旒夙夜虛心政道雖天地效祉
宗社降靈區宇晏如俊乂咸事尚恐山林藪澤藏荊隋
之寶卜祝屠釣韜蕭張之奇是以躬撫黎庶親觀風俗
臨河渭而佇英傑眺箕頼而懷隱淪亟移日月空勞夢

寢而彫龍莫兆商歌寂寥豈混迹驁駘未逢良樂之顧
將毓德巖穴方追禽尚之遊望雲長想增其歎息可令
天下諸州披揚所部士庶之内或識達公方學綜今古
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昭顯始終
不移可以敦風厲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
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庶獨德之夫不遺於
版築藏器之士方升於廊廟務得奇偉稱朕意焉 又
二十年詔曰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
嶽而成形況於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宇養生靈者
乎是以馭朽臨氷銘心自戒宵興旰食側席思賢庶欲

博訪丘園搜採英俊弼我王道臻於大化可令天下諸州明揚側陋其有服道棲仁澄心礪操出片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琅人不間於曾閔潔志丘園揚名里閈或甄明政術曉達公方稟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奇謀開發明畧可以佐時識鑒清通偉才堪於幹國或含章傑士命世挺生麗藻遒文馳楚漢而方駕鉤深覩奧振梁苑以先鳴業擅專門詞高載筆或辨雕春圃談瑩秋天發研機於一言起飛電於三寸蓄斯奔箭未遂揚庭並宜推擇咸同舉薦以禮將送具狀表聞庶使焚林之舉咸矯翼於巖廊尺木之堦方

振鱗於遊霧

增制唐賈至詔天下搜賢俊制曰朕聞惟理亂在庶官是以先王旁求俊彥思皇多士以倡九牧阜成兆人朕以薄質嗣守大寶寇戎未殄王業維艱兢兢乾乾日愼一日緬惟堯舜求賢之意周公吐握之義思欲廣進髦又輔寧邦家實賴公卿大夫弘我視聽易曰方以類聚語曰舉爾所知凡宰相王臣宜加搜擇其常參官及郡縣長史上佐等皆從歷試而踐通榮如各知其寄行異能博學深識才堪濟代術可利人名不彰聞位不充量湮淪屠釣流落風波者一以善可錄便宜公舉遠則裁表

附驛近則進狀奏聞勿避親讐無限儕伍其有獨負奇
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匭并所在陳狀自論長官登時與
奏夫惟薦士非止一舉永爲恆典有即登聞昔荀桓子
立翟之功士伯受瓜衍之邑柳下惠賢而不舉臧文仲
被竊位之名春秋書之千載不朽凡百在位可不勉歟

原 教宋孝武臨徐兗二州搜揚教曰徐方地兼梁楚秀
士攸出兗土樂頌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鴻才
世及或疎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耀孝
性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搜揚舉進咸用名聞 梁王
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根矩
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閭奧壤百越舊都漢開
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洪洪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
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寔人經則有羅威唐頌
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嶷巖
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原 表後漢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
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名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
之操雖寄公勿在公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騖以
要寵誠社稷之蓍龜大漢之龔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
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愠

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憤姦猾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孔融薦禰衡表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　魏曹植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君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上慚元冕俯愧朱紱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

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
上位而忝重祿禽息烏視終於白首也嘗恐先朝露塡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
螢燭末光增輝日月　又麦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
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僚穆
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伸勿叔
幹夔龍是已武功烈則可以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
及其見舉於湯文誠道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
右之介哉昔騏驥之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

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
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
軍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
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
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殷褒薦朱倫表曰蓋聞
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
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
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眞清亮雅性
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
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奇逸誠當

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晉庾亮薦翟陽郭翻表曰蓋闡舉逸拔幽帝王之高事旌德禮賢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標渭濱之伏而帝基以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道以固仄陋無明敭之稱空谷廢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於櫪櫪之下贊世之才委於韝畎之間若解其巾褐服以纓冕必能奮贊皇極敷訓彝倫　梁元帝薦鮑幾表曰旌蒲出魯貢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幾忠公抗直出宰廉平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塵聽覽伏待鈇鉞　沈約薦

劉粲表曰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坼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輈不息　又舉胡元秀表曰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新城主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獲敵却沮強胡臣實弱懦不窺武節昧罔輕言伏懷悚懼　劉孝儀爲江僕射禮薦士表曰陛下緝禮裁樂化俗移風當宸思治分宵夢想枯朽之珠既掄潤山之玉已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能斧藻長則琢磨結卷就賢

擔簦來學鄉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鐘聲無愧於東
筠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聯事宗伯握蘭建禮庶用得其
才人知自勗臣鑒非止水職豫搜揚前竭謏聞先自鄉
曲　又爲江侍中薦士表曰臣聞天道不言資寒暑而
成歲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欺朝琴在奏
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
興宇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彌嫻刀筆前
攝縣沮漳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
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
避族非欲異姓居後知人爲難實緣所悉而薦　北齊

邢子才爲李徹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曰臣聞
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消澹之流可成奔
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沒滅之功既列趙衰先人之敏
請同虞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攸在斧
藻川流雕篆霞蔚蕉蒲既茂枝葉實繁故以學窮齊魯
聲高梁魏詔美司朝僉諸允在伏願迴恩徒授以荅具
瞻　唐柳宗元爲王户部薦李諒表曰臣聞知賢必
進忠臣之多方擇善而舉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
超絶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所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
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理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

清明直方柔惠能信強以有理敏而甚文求之後來畧無其比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

原 啓齊王融求試效啓曰臣聞春鴈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輕節雖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 梁元帝啓東宮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棠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匹山濤昔翟陽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竦讋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丘遲荅舉秀才啓曰方今八友盈庭五丞在幄七教畢修九功具舉猶乃物色闕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閒絳闕恭奏青蒲

原 戔魏應璩薦和慮則戔曰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賢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宇慮則質性純粹體

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内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實英奇敘用之時賢達進致之秋也令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又薦費禕牋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俊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起於周文之朝晉孫楚薦傅長虞牋曰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絶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庾闡薦唐戔牋曰蓋桂林生於五嶺朼梓出於南荆夫以舟木之盛猶載在

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功曹史泉陵唐戔字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驂軌鸞衡服褰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增】狀　唐白居易薦韋楚狀曰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跡市朝息機名利況家承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卧雲練氣絶粒滋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於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潁節類顏原縉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政理合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維倘蒙寘彼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

禮命助鵷鷺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

李商隱爲鹽州刺史奏舉李孚判官狀曰右件官克生公族早履宦塗器實幹時辯能專對加之夙明韜畧久逐旌旃頃爲知已屈從吏議許休文之流浪萬里非賒王仲宣之播遷三年未遇儉而不慙困且能通雖何恤於無家良可悲其絶籍去歲以維新之命大洽鴻私亦既旋還合從敘用開成五年以注右威衛倉曹參軍授官未謝又蒙挾名除替初云牽復仍迫屢空京口劉生方思鵝炙洛陽蘇子已敝貂裘方今崇唐堯敦厚之恩推魏文光榮之旨豈令棄良材於散地化王孫爲旅人

臣素乏器能叨膺任使控綠池之要地守清澤之堅城將以宣布威靈彈壓氛祲苟咨謀失所佐理非材豈惟墮此軍聲抑且傷於朝寄臣深自計孚實當仁況又得於諸宗且兼通舊諸葛均有因依之分龐士元多鑒裁之恩是敢輒黷宸聽伏乞榮賓席使得盡其風力佐彼邊陲錐處平原之囊必將脫穎劒拭華陰之土粗雪幽沉請依資賜授一官充臣防禦判官

是書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平雖

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魏阮籍與晉文王薦盧播書曰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棲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盧播字景宣耽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奥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

半舉主

舉親一

原祁奚舉午　謝安舉元　晉平公問國無尉其誰可祁奚曰午也可注午奚子也君子曰能舉善也立其子不求文武將鎮樂毘方謝安協心違衆舉親明也　臣元必不負舉才也　臣叔疾患干間之公叔曰臣庶子鞅願任之國政若不用臣叔曰叔詩也後鞅果西入秦秦人使出境王不應謂左右曰

也同縣人以為黨乎成鱄曰大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仲尼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也　唯賢是求　雖親必舉　叔向曰祁奚不失親

該博　爽聰　冊府元龜曰蔣將明德宗朝為集賢學士子弱冠該博羣籍乃白執政請令元龜入院編次宰相張鎰署之後圖籍溷雜乃為集賢編錄纔逾一年於散亂中整緝二萬餘卷勒成部秩又曰漢蘇悅逢吉凶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該毫性復恭恪公不以純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精神爽聽甚憐之擢為賓佑曰昔侍中將薨車駕親臨視之曰臣之子樂與璋才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合璧事類曰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眞宗祀汾陰過洛文穆迎謁回鑾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官宰相才也　推　惟在得賢　此非至公　冊府元龜高宗顯慶三年帝謂宰臣曰四海之廣惟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護避親知不能盡意進舉有材亦須依例進舉資治通鑑曰憲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其才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士非至公之道也上曰誠如卿言　果得其人　不以為私　冊府元龜則天聖曆初為史子光嗣則天聖曆初為史子光嗣乃薦光嗣仁傑乃薦光嗣舉尚書郎一人仁傑曰卿奚內舉果得其人又曰韋貫之順宗永貞中除監察御史上書極言時議不以為私轉右補闕而纁竟代為監察御史　不問仇黨　母避親故　孔帖曰陸元方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臣舉所知不暇問仇黨金史曰韋宗承安三年諭宰臣任才能雖資品未及亦具以聞毋避親故　盧綸卿其甥盧綸為檢校金部郎中渠牟數稱論其才　仁傑薦子光嗣　渠牟稱甥　冊府元龜曰韋渠牟為太府

德宗名之内殿令和御製詩趙拜户部郎中

舉親二

原内稱禮記儒有内稱不避親

言唐書云韋承慶解鳳閣舍人后名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孝堪事朕以兄弟自相代即

内選楚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

增如而父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

朕自用詵孔帖云蘇詵累轉給事中時蘇廷碩爲紫微郎固辭帝曰古有内舉不避親者朕自用詵卿言非公也

無實才又云陸贄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

收採遺逸又云崔渙爲江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

宰相近屬又云韋巨源爲吏部尚書時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餘授皆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

可任治人又云李石弟福太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劒南辟幕府崔鄲輔政引爲校理調監阳尉後石當

以父表弟及弟居首合璧事類云程

舉親三

詔唐開元二十九年詔曰朕所求才待之若渴既旌於巖穴亦貴於丘園片善必收纖無遺逸然士人藏器衆何以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任謝元良史書之咸以爲美賢彥之舉祁午人寧恨嫌疑致有拘忌其内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

舉舊一

原 選於舊　舉其偏

閻祁奚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解狐可祁奚曰舉其偏不爲黨注亦職子也偏黨也

皆受本國　魏詔許允收之允

臣所知也陛下試察有不勝任者臣當受罪帝決察允所用皆當職乃釋允

多用鄉里

尹河南洛黨五百掾功曹典選職傳服字蘭石爲河南邦者服各舉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

多擢宿舊　不用鄉親

魏何晏遷侍中士選曹宿與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　有舊者多擢用之　杜錫爲

始以故知　終因德進　拔連茹之茅不

得賢有賞　刈錯薪之楚且得賢良　棄舊不

遺故舊

舉舊二

原 舉舊人子　朱暉字文秀與陳揖交善揖早亡後司徒

增 與相識　桓虞辟召暉子駿暉乃薦揖子友代之

府元龜曰崔祐甫建中初爲相薦延推舉無復凝滯日除數十人帝嘗謂曰有人訪卿所除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庶官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相識由知其言行獲訪之實在於此帝亦以爲然

舉讐一

原 不避怨　乃就讐　禮記儒有外舉不避怨

兄廣爲鍾縣所繩伏法茂怨怒縣不哭至歲終縣舉茂茂才議者以爲茂必不就之時人或以茂爲罷丘者也乃解

孤得舉　叔向豈遺　稱其讐不爲諂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注謂稱解狐君子曰解狐得

害公非忠　敗國非人　以私害公非忠也私怨也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王生惡張柳朝爲柏人宰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臣敢爲之下詳薦舉

韓子曰趙簡主問解狐孰可爲上黨守曰荊伯柳主曰非子之讐乎曰舉賢不避仇讐也

說苑晉文侯問咎犯誰可爲西河守曰虞子羔云云君問爲守非問臣仇也不以私事害公議子去之吾當射子矣注射引弓迎而射之

名辱已者爲中尉舉毀己子爲孝廉

韓信爲楚王名辱已之少年令出跨下者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就此

樂恢字伯奇同郡楊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

惡而知美私不害公

岂宜報怨安可妨公

公必滅私憎而知善宜取節於葬菲

豈失賢於睚眦

小白用管仲是捨射鉤之讐重耳見寺人豈念斬袪之罪

慕祁奚擢鄭毅

吳志云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史孫權曰君欲慕祁奚耶盛曰昔晉祁奚舉解狐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有膽略能賢能不可任郡官出之鄭毅者孔帖云鄭畋右丞鄭薰子也畋秉政擢鄭毅爲給事中

舉讐二

增素不相能

史記云蕭何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何曰知臣莫如主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所不與公有如此觴

孔帖云劉仁軌嘗爲御史表異式勑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

是子堅正

唐書韋溫傳云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僧孺厚禮部負外郎或言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嬖乎

舉賢一

原 任草萊 進寒素 王蘊爲吏部郎曰欲使時無屈滯先任草萊晉起居注王戎領吏部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舉小吏 升家臣 上見周禮公叔文子之臣大夫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爲文矣注薦家臣於公與己同爲大夫 引薦白屋 對揚紫庭 趙武表並詳薦舉劉琨執技事上 取盜爲臣 禮記凡執技以事上者不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謂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也孔子曰管仲取盜二人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用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取官於大夫遷之 管庫之士 牛醫之子 趙文子舉管庫小吏以爲士大夫詳薦舉黃憲字叔度牛醫之子後舉孝廉又辟公府王侯無種 王侯將相豈有種乎醴泉無源 醴泉無源芝草無根 揚側陋 出淹滯 將致非常之才 宜從不次之舉 將欲搜以賢良 豈可遺於側陋 唯賢是舉雖賤何傷唯善是求何賤之有 淮陰鉄肆才能佐漢 消濱老道可匡周 楚君舉善用仲爽於申浮 漢主使能擢弘羊於賈豎 善不遺微陋 勿拘資歷 歐陽詹書云舉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才器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之內有懷才抱器碩學殊能者委中書門下搜訪仍使勿拘門第資歷

舉賢二

判唐白居易對貢市井之子判曰惟賢是求何賤之有況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有惡

於裨販諒難捨於茂異摸金於沙石豈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況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自限申州有據省詰非宜

自舉一　遞相舉薦附

兼文武　比管樂　漢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至平陽召吏令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任所設施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唯崔州平徐元直信然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

文史足用　盜賊請治　東方朔自舉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身長九尺五寸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云云可以備天子之大臣張敞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自治史敞拜膠東相

盜賊並解散　願守長安令　請授東郡守　漢馮野王字君卿十八上書願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欲用承相以爲不可耿純字伯山請曰臣本吏家子孫遭聖帝受命備位列將愚爲通侯天下罷定無所用志願試守一郡盡力以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耶授東郡太守

請闕貧治通鑑　牒　詣闕爲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儀從三十未有名高仙芝知鮮明常清既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瞻又賜破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曰向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故無嫌自前公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曰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名兼中　冊府元龜曰肅宗即位於靈武詔有直言極諫才能牧宰文詞博達武藝絶倫孝弟力田沉淪草澤委所在長官奏薦詣闕自陳者亦聽

獻文　投狀　孔帖曰舒元輿自負和五年獻文闕下文宗得書高其敷昂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周旋著作郎三年龍圖待制陳彭年奏應弘詞拔萃科明經人許投狀自薦

自薦　上謁　漢書曰武帝名

天下賢良文學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薦者以千數合璧事類曰光武過潁陽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

候門

上書門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候君大悅之名門吏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涿溃漉汁灑地白汗交流負轅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跖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涔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被僕使得為君高鳴乎

哭鹽車

自陳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竊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陂莩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肝露膽乎

備藥籠

上詳候門注唐書曰元行沖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貯積以自資也脯腊滕腴以供滋膳參术芝桂以防病門下之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負鼎俎

孔帖曰負半千成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竊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陂莩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肝露膽乎

給厮養

漢書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又曰酈食其為廚人常以監門困困困

相薦 漢何武舉左馮翊朱博京兆尹王駿同舉博武駿有司劾奏互相稱舉皆免 賈捐之字君房與長安令楊興相善捐之薦興可試守京兆楊興亦云我若得見言君房石顯奏捐之與懷詐史相舉薦請論如律捐之棄市

推舉 漢武詔擇衞將軍舍人賢將軍不得已上之問能畧田仁曰提枹鼓立軍門使士樂死仁不及任安任安曰決嫌疑定是非辨官治使百姓無怨安不及田仁帝曰善

自舉二

遞相舉 附

請從隗始 戰國策云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吾國亂破燕孤極知燕小誠得賢士以共圖雪先王之恥孫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請從隗始

述作企揚雄 孔帖云杜甫自比揚雄敘皐夔及也

校皐 自言先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詞且四十年若令臣執先臣故事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而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敘皐夔何以加

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必用臣要公其時 又云張嘉貞天下許周起徒步謁人主而沒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省必用之要也帝曰第行名卿公以父沒王事授丹陽主簿上書乞應制舉曰若陛下以枕流漱石爲達則臣未忝第若陛下以鳴杖驅背爲德則臣始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不綿歷若陛下令臣侍詔公車指可與漢唐諸生並驅較其先後

可與漢唐諸生並驅 歸田錄云夏英公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職

母得自舉 玉海云慶曆六年詔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

遞相舉 漢書云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爲丞相免二歲

書唐韓愈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

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

至公舉一

原 恐知 恨謝 孔光有所薦舉唯恐人知 張安世嘗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不復爲通 絕書屬 非遷次 後漢史弼字公謙爲河東守嘗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先勅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數百付獄考殺之 齎書請之弼大怒捶生先典選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念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也

不失舉 不受謝 左雄薦馮直直以贓罪劾雄雄曰吾人未嘗知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人臣之節事詳師尹翁歸字子夏國家在東海欲託邑子終日竟不言去後聞邑子曰此賢將不可以私 無有親疎 公言得失 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 詳失所舉

擇 必正色 不識面 問奇類林曰宋李昉爲相必正色拂之已而擢用名士或不識其面既而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 記纂淵海曰韓魏公喜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薦 本無私 必以公 孔帖曰劉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薦張鷟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 問奇類林曰范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

韓厥戮僕 郗詵勿洪 國語曰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免於罪矣 問奇類林曰晉崔洪爲左丞薦郗詵以自

代後誄勳奏洪曰唯官是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

獨薦處厚　同舉程頤

孔帖云韋表徵翰林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徵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

記纂淵海云呂正獻公與温公同舉程頤乞特加

不以吏部　豈識臺官

冊府元龜

名命拜崇政殿說書

曰吉頊爲吏部侍郎滿調選頊擢授洛陽尉時象先父元方亦爲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景初才望高雅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

東軒筆錄曰孫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抃曰皆人恥孫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以風力聞天下

玉不韜輝　蘭無沈馨

唐呂温房元齡贊曰網羅遺賢推載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

安得十女壻山堂肆考曰晉劉弘都督荊州表牙門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女壻夏侯陟弘下教曰治一國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因表皮初之勳宜見酬答詔聽之

不求人知

問奇類林云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報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

又云司馬温公薦劉元瑜充館職謂公曰知所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此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失所舉一

原　敗國　削户　傳蒿賈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漢張敞舉陳湯湯父先不奔喪坐

免冠　席藁　宋弘薦相譚君山爲議郎令君山鼓琴好其繁聲弘闇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欣悦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史記應侯任鄭安平爲將擊趙所困遂以二萬降趙雖席藁請罪

貌取　面欺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宰予言語之科而不仁　澹臺滅明字子羽貌寢而賢　孔融薦禰衡表云人不易知受面欺之罪　王稽不上計　陳湯不奔喪　范睢舉王稽為河東守三年不上計坐誅　睢日不擇下詳上　雖入貢於鹿鳴　宜奉身於鷁退　既貌取而失人　何面欺而逃責　徒多推士之名　終乏知人之鑒　苟於人而聽言　則舉事而失德　擇善得人必聞有賞　非才而舉安可無辜　始聽言而信行汝得人焉　及論事而稽功予所否者

增　以疾罷　以貪敗　冊府元龜曰張敞為國子博士太子侍讀與喬琳友善及德宗嗣位多以政事訪涉涉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材年高有耳疾帝每有顧問對荅失次居相位凡八十餘日罷孔帖曰踰環考功歲終請知李德裕事陳殿最自言薦韋訂以貪敗請降考校

失所舉二

原　稱非其人　周書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注言是爾不稱其伯也　好善不擇　叔孫敖子好善而不能擇人謂用豎牛　知非其人　陳寔字仲弓為都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白太守此人不宜用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免塵明德從之人怪寔大舉寔終不言　有屬顯言　魏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囑顯其言用之後有得失則公議舉者百僚由是慎其所舉也　進　濫進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　據罪抵刑　陸贄奏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賄賂不得不舉者之賢而擇所舉之不濫不可得已　實才臣請陛下當使眹某舉有情陛下當然主若便首服則據罪如或有詞則付法閤政衛部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舉罪抵刑　過則棄　孔帖云李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實

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用人知則用過則棄此謂之至公

坐舉主一

文獻通考曰東漢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杜氏通典曰順帝陽嘉元年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　又曰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麤寧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　冊府元龜曰肅宗上元二十年赦書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員清望官及郎中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錄行能聞奏觀其所舉以行殿最　又曰代宗大曆元年詔許吏部選人自相舉如任官有犯坐舉主從吏部侍郎王延昌所請　續文獻通考曰明永樂九年吏部尚書蹇義上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必須得人宜令在內文職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舉主連坐上是其言命速行之　又曰正統二年楊士奇等上疏言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宣宗令大臣

保舉得人遂多昔唐太宗命京官舉郡守縣令後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爲謗語伏望聖斷仍遵先帝勅旨行但所舉人後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狥私詔從其議　又曰正德十一年令有司歷任二年之上果有政績卓異方許撫按薦舉贓濫連坐

坐舉主二

原

雅言　漢司隸何武舉方正見盤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坐左遷楚內史　華陰丞嘉言朱雲兼資文武可試守御史大夫匡衡以爲大臣國家股肱明主慎擇嘉小生狂言妄相舉薦嘉竟坐貶秩　治罪　嚴延年察獄吏廉會其吏有贓不入身坐舉不實貶秩笑曰後無復有舉人者丞相參軍宋挺盜官布六百匹正刑棄市遇赦亮奮武將軍阮韶爲長史司直劉隗字大連劾抗請台罪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本主準舉人之罰各罰其金自鞭死罪以下舉主勿論　孔帖曰子公冀不能事後母仕不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由里盧遵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

免官

謫戍　孔帖曰明洪武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初立法甚嚴每舉者至京上不稱吉輒坐舉主徙往有謫戍者

虧典

納賂　冊府元龜宋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王文學侍御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本主準舉人之罰各罰其金自鞭死罪以下舉主勿論　孔帖曰子公冀不能事後母仕不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由里盧遵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

增

罰金　**奪俸**　**杜氏通典**曰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王文學侍御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本主準舉人之罰各罰其金自鞭死罪以下舉主勿論　孔帖曰子公冀不能事後母仕不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由里盧遵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

丞相參軍　宋挺盜官布六百匹正刑棄市遇赦亮奮武將軍阮韶爲長史司直劉隗字大連劾抗請台罪

坐免

自殺　後漢王丹字仲回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舉者犯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丹名曰何量丹之薄也乃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池陽令舉廉吏王昱於薛宣宣未名昱妻受囚家錢昱實不知後人言之昱慚自殺宣乃旌其柩也

流子諒 冊府元龜曰天寶三載長安縣令柳昇坐贓
於朝堂杖殺昇為韓朝宗所薦坐舉人不直
制聚吳興郡別駕員外
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
杖子諒於朝堂流讓州
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
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
詔道所解孝弟力田等
所採乃悉退去詔勑本
部官濫舉之罪

條察李詠 冊府元龜曰唐韓朝宗為荊州刺史開元二
十四年鄧州南陽縣令李詠擅興賦役貶為
康州都城縣尉詠之為令也朝宗所薦乃貶為其州刺
史孔帖曰張九齡嘗薦長安尉
覆視僧孺 冊府元龜曰裴垍坐覆
罷學士

不如所舉 當循此法 冊府元龜曰天寶三載長安縣令柳昇坐贓
於朝堂杖殺昇為韓朝宗所薦坐舉人不直
孔帖曰張九齡嘗薦長安尉
奏牛仙客語授識書帝怒
有不職 無可採 孔帖曰陸
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如
所舉則連坐之制宜在必行
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
貪穢則連坐今當循此法
又曰洪熙元年上諭曰

勑罰一月俸料
太和三年貶肇為將作監
賜死肇與翺同
薦柏者故也

連坐 悔舉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內有
嘗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幕職令錄一人
不必以親為避他日有所犯不如舉狀連坐之
獻通考曰理宗紹定元年梁成大乞申嚴薦
舉法廉吏犯入已贓者許舉主悔舉從之

削户 杜氏通典曰後魏孝莊帝詔
一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
志業具表以聞三人以上
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黜一階

充刺史任縣令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十九年詔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
弟并子姪中有才術異能堪充刺史縣令者任以名薦
其卑官所舉人聽於所由長官處通狀一時錄奏其考
試通人任用之後如有瘝犯典憲名實不相副者所舉
之人與其同罰如政績著聞終始廉謹為衆所知者其
所舉人與其同賞
又曰元和二年制曰江淮人縣每
歲據闕委三省御史臺諸司長官節度觀察
使各舉堪任縣令有能否與元舉人同賞罰

殺柳昇

坐舉主四

增諮唐貞觀十八年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求布政之方莫若薦賢之典元凱就列仄微可以立帝功管隰爲臣中人可以成霸業是以去夏變動翰墨披露丹府疇咨海内尺木既樹思覩遊霧之羣雲羅宏張佇降翔庭之翼而諸州所舉十一人朕載懷仄席引入内殿明訪政道相顧結舌豈可飾丹漆於朽質假風雲於泱起者哉宜並放還各從本色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

坐舉主三

增不實免官孔帖云薛登疏曰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消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必罰又云繆舉必行其罰

連坐法非山堂考索云宋朝自祖宗以來有薦舉除授之日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

舉主自首文獻通考云太宗端拱四年詔各舉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犯贓續文獻通考曰明景泰三年詔各處見任官員果有才行政事優長拘於資格屈在下僚者並聽在内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正官薦舉進京所舉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取士弗當刊文有差又云孝宗弘治四年令考官不能勝任而取士弗當刊文有差

【策】唐田備對請行賞罰以勸舉賢策曰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愼審愼審由賞罰必行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之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遺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才授以大小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課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輪轅以相承俾夫草靡風行達於天下則天下之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

奉使一

原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初學記曰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聘省聘問臣之禮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

達周禮註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驛騎而使者也孅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唐賈公彥疏曰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又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藏秘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駒也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又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此奉使之事也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杜預註行李行人也行人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註曰行人掌使之官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一曰報命亦曰歸報

增 冊府元龜曰周官小行人之職達六節辨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其往也賦皇華以遣

之其還也歌四牡以勞之蓋所以重宣命之寄慰于役之勤斯古道也得非王者居九重之深御四海之廣慮下情之未達懼一物之失所由是慎擇其人俾專厥任若乃察謠俗采方言賑恤孤窮興舉孝秀辨庶士之淑愿平羣盜之儁擾至有乾文謫見天災流行或推賜租之恩或舉申究之典斯皆因時立制以裨政治者也合璧事類曰行人之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關以諭諸侯之志春秋列國亦多有之漢唐以來有巡行之博士直指之繡衣觀風之使案察之六條皆所以宣導德意延問疾苦究吏治之得失視風俗之厚薄其歸一

也宋熙寧中當遣使察訪紹聖中詔三歲一遣郎中御史按諸路監司　嘉祐集曰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如縣令差役必均而已矣

奉使二　招撫　廢命附

原　毛詩曰四牡騑騑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謹案此是

文王為四伯使百往來中國知其勤苦而勞來也　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爾供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

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杜預註曰歸父襄仲子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適謂子惡齊外甥也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除地爲壇而張帷也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于君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

利晉唯君圖之　又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衞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公羊傳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註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也　穀梁

傳曰季孫行父秃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人使秃者迓眇者眇者迓跛者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晉晏子短使楚楚為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韓詩外傳

曰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龜鱣魚鼈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剪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願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縲北犬奉晨鳧文侯悅曰擊愛我哉乃復太子擊故曰倉唐一使文侯為慈父

擊爲孝子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于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刀劒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雕結箕踞見賈賈說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　漢書高紀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于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又曰文帝後二年詔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以諭朕意於單于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與蜀道易通秦時常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仍復通爲置郡縣愈于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　漢書樓護傳曰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還齎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

東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

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孫皓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　又曰張儼使晉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礪鋒鍔思不辱命也　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幷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對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

東顧　晉紀云吳使陟瑕如魏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　方言曰遣輔軒使者採絕代方言　華嶷表云令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糾察黜陟爲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舌未肯言人短也

晉書曰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以假道通表建康李雄許之謂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

以來世篤忠貞以仇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慙曰我之祖考本以晉臣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亦當率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冊府元龜曰劉晏肅宗寶應二年吐蕃犯長安既平帝命晏充度支轉運等使如上都宣慰百姓以晏舊京尹觀者如堵既宣恩煦無不忭舞　又曰賀若察代宗大曆四年爲給事中察自潁州使還賜帛五十匹先是潁州刺史李岵以暴政專殺帝命驗其事察復奏稱旨　又曰裴度元和中爲司封郎中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視事齋閤尤加弘敞惡之乃治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爲辭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又曰元稹爲監察御史憲宗元和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劒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沒塗山甫等八十八戶　經濟類編曰晉王存勗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遣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與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承勳曰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他國之使守光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不能屈　冊府元龜曰後唐伊廣襟情灑落

善占對及爲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　又曰郭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武皇時爲典謁奉使鳳翔稱旨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歲大蝗旱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因負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　增招撫冊府元龜曰孔巢父建中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愧悚喜忭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　又曰李鄘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鄘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桎梏兇黨不敢犯　又曰關播爲都官員外郎時湖南山洞中王國良聚衆爲盜令播往宣諭之使回改兵部員外郎時樊鄧未平因遣大亮安集之所下者四城拜安州刺史　又曰宋慶禮爲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妄堵遂置鎮兵五千人　又曰柏耆爲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令鄭覃宣慰軍人齎錢未至浩浩騰口穆宗詔耆往諭

旨衆心乃安　冊廢命冊府元龜曰漢郭允明爲翰林
茶酒使乾祐元年命允明宣賜荆南高保融旌節官誥
允明出自羣小舉動騷縱令本司官健荷御酒數十甕
至諸宮每保融宴席之際惟厲聲索御酒自飲　又曰
周金彦英爲尚輦奉御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恭帝顯德
六年決杖一百配流商州

奉使三　招撫　廢命附　采風謠案　姦慝　并入

天節　皇華　韓陽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
小而明即使中正　下詳奉使二　執
圭　持斧　禮記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漢書
曰武帝末郡使者衣繡持斧捕盜賊　漢書
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埋輪　攬轡　司馬

彪續漢書曰漢安帝元年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多
知唯張綱年少宮最微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輪于洛陽
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
尹不疑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書奏御京師震悚　又
澄清天下之志　獻節　張旌　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
言將伐晉襄仲辭焉劉曰寡君
得徹福于周公魯公以
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
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
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即
刑懼或有違幸必
斯誨示其所宜　謁關　移候　儀禮曰使者及境張
註曰謁告也　旌幣于
下詳上註　展幣　于
公再拜賓遜不答拜　襲圭　儀禮曰使者及館展幣于
賓蘘執圭鄭元註曰執　賈人之館如初賓入門左
圭盛禮也又畫飾爲相致敬也　又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

河源　海上　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又曰天子巡邊至瀚方使郭吉告單于單于怒遷吉北海上

赤帷　白蓋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使車五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道五百騎弩十二人從騎四十人　又曰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從騎十五城易和氏璧趙惠文王時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趙王畏秦不敢與乃遣藺相如奉璧入秦　儀禮曰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坐拭圭鄭元註賓使者拭圭清之也

遺鴻　獻鵠　魯連子曰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澠而浴鴻鴻失其衰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侯舍人曰非無錢以買鵠惡輕易其幣無擇行道失之虛空籠曰使者載簡帥以受命于齊侯

受命　從宜　儀禮曰使者受圭垂繅以命　又曰君使勞南立于館賓受圭退賈右　儀禮曰使從宜禮記曰使從俗

還玉　飲冰　莊子沈諸梁曰吾襲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吾其內熱歟

冒霧　潮冒霧露晝被

廉俟　街命　奉辭　衛君命而使奉辭復命

勤王　招士　衛君命而使奉辭復命　勤王　招士　祇役　勤王　漢武使博士循行天下舉招使者之任也註士有異行須特招也

星飛斗　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星飛　漢匈奴單于雖陶莫皐死遣中郎將楊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匈奴明年匈奴

風入律　漢書曰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星飛　漢匈奴單于雖陶莫皐死遣中郎將楊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匈奴明年匈奴

興使　匈奴　十洲記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迎月不散中者曰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迎月不散中

國將　有好道之君我國故搜奇纖而貢　神香　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適四方　達　禮記大夫七十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行役達天下之六節山國川虎節土國

六節　禮記大夫七十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行役達天下之六節山國川虎節土國　以婦人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奉君事　澤任而往奉君事

徵師役　有徵事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奉使四方徵師役也

舉張祿　薦不疑　鄭安平擁范雎亡隱奉使謁者王稽至魏安平稽問魏有賓人可與俱西遊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其人有仇不敢書見乃夜見之稽遂載入秦卒爲秦相　暴勝之爲直

指使至渤海聞雋不疑賢遣使請不疑相見薦詣公車拜清州刺史 輕幣益敬 成禮

加敏 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相季武子以禮故也 齊國莊子

來聘 自郊勞至于贈賄成而加之以敏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求善賈而沽諸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重叔向

曰薳罷有後于楚宜哉子上疏曰選使宜重不可減二十石見居二品老 承命不忘

觀採風謠 圖畫聚落 後漢和帝分遣使者各至諸郡觀採其風謠 後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圖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奏之 行人之官

軒之使 漢書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受命不受也及邪人爲之則尚詐謾而棄其信 輶軒

君子于役 使者旁午 漢書使者旁午謂一縱一橫也蓋使者縱橫也 使者

受命不宿於家 既殯而造於朝 禮記凡爲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君使也 大夫聘未至而卒則

君使 輶軒 朝受命夕引道 載馳載驅 不日不月 周官行人

漢儀使者 奉茲星使 採彼風謠 勤宣帝命 敷咨諏問政 省問風俗 圖寫

求人瘼 悽惕奉公 山川 夏爲大暑暴炎 冬爲風寒儁薄 周遍四方

巡行風俗 漢分八使觀採方言 悽惕旨 合意 冊府

元龜 冊府 元龜 房式憲宗時爲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貞張茂昭皆以兵强氣豪相持短長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于河朔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悽惕旨又

貞觀十年自淮西行營宣慰還言楊時理卿貞觀十二年太宗遣伏伽等二十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以澄清爲務多所黜舉奏 又曰隆贊補渭

政御部 奉使 又 事集曰周憲之宣和二年淮南荒

合帝意 三歲 八事 上詳奉使一合璧事類 上詔公察視賑濟公登對 六條 五術 冊府元龜 孫伏伽爲大

早詔公察視賑濟公登對 陳八事上皇一開允 冊府元龜 曰

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贊說使者請以五術察風俗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章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取舍

分繻 送節 沈約詩曰賁幣分繻出帝京

杜甫詩曰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酬良馬 賜襲衣 冊府元龜曰崔敦禮檢校右驍衛長史武德九年令敦禮往幽州召盧陵王李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以京師消息敦禮竟無屈撓及瑗誅太宗壯之酬以良馬

又曰王峻為樞密使廣順三年正月太祖御便殿顧謂侍臣曰河隄決壞大興功役宜得幹才往彼規畫峻對曰興作事大臣欲自往區分及辭賜襲衣金帶綵絹

獨不辭無不通 又曰袁滋為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節度使韋皐奉貢琛請吏朝廷方選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遠遠懼之滋獨不辭德宗深嘉之以本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使還權為諫議大夫又曰吾聶廷祚為太子賓客善揣人情多有材藝飲博諧戲無所不通累奉使杭越及荊湖落鎮冬王見者愛之又曰李靖授嶺南撫尉大使以嶺海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俗即率兵南巡延視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歡服又曰太宗貞觀三年五月旱令中書舍人杜正倫崔敦禮守給事中尹文憲張元素等往嶺內諸州分道撫慰問人疾苦見禁囚徒量事輕決人有冤枉不能自申者隨狀理之

封千户 命四臣 史記曰高帝使劉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兵以爭利上怒械繫敬往而厄不可擊此必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上怒械繫敬往而厄于白登還至廣武赦敬敬封千户號建信君宋史曰歐陽脩遷翰林學士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

辭致館 吉禮鐘 左傳曰寡君使匄請事不獲命敢辱大館匄不敢入館辭曰寡君命匄曰子叔子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經濟類編曰秦楚戰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叔子人曰王方殺子以謂何曰吉楚人曰秦楚戰兵我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是吾所謂吉也使者以報楚王赦之

廉察民之 宣揚朝化 冊府元龜曰裴寂為右僕射高祖武德元年詔巡京

城以西詰彼閭閻見其耆老觀其風俗廉察吏民之絕之徒量加賑給如有寃滯並爲申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又曰皇甫無逸武德初爲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政刑未洽長吏贓汙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

言遼可平　知蜀可取

又曰賈言忠宗乾封中裨將薛仁貴既降扶餘川遂沿海略地與行軍總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帝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

又曰後唐李嚴爲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

盡一時選　繼二邦好

資治通鑑曰魏遣常侍李諸聘梁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語應對如流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時南北通和務以後義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觀使至建康亦然合璧事類除賈蒙制曰奉辭萬里副車之任選亦不輕繼好二邦

長跪而謝　厚禮而遣

戰國策曰安陵君使唐雎使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唐雎曰不然非安陵君受地于先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怒謂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貴州和好卿能保之乎雎曰不能侍中徐勉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雎曰齊桓貴澤之盟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叛者九國捕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敎凌遲尚未能察乎曜曰出涼州君子也厚禮而遣之

蒙遜起拜

彥通慙謝

晉書曰涼州張駿遣參軍王曜聘于趙趙王虎謂之曰貴州和好卿能保之乎曜曰不能侍中徐勉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曜曰齊桓貴澤之盟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叛者九國捕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敎凌遲尚未能察涵者之變北鄙州乎曜曰出涼州君子也厚禮而遣之

蒙遜起拜

經濟類編曰魏李順奉使至涼涼主蒙遜遣揚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逐延順入至庭中蒙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凌侮天使魂魄逝矣何用見之蒙遜乃起拜又曰後周馬希聾之帥羣蠻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溆州蠻酋符彥通所掠彥通富強稱王于溪洞間王達既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其將王處朗請行既至責之曰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

不早往乞盟異日得無悔乎彥通
慙執虔朗手謝之即日去王號

招撫諭劉濟　撫

庭湊　冊府元龜曰唐溫造河內人德宗建中中爲張建封所禮時李希烈用兵加劫多所陷沒德宗患之以劉濟方推忠誠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諭之濟乃署造節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洽濟俯伏流涕願效死節　唐書曰韓愈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宣撫愈至庭湊嚴兵逆之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十卒也僉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旄意同賊反耶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即無事矣

餘州　撫二百餘人　冊府元龜建德刺史王美求降神通爲使者慰撫山東下三十年實建德之地悉定又曰契苾何力爲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九年以何力爲鐵勒道安撫大使乃揀精騎五百馳入謂曰國家知汝被迫脅遂有翻動汝等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誅之

關中羣盜皆下　嶺南首領盡降　又曰殷嶠初爲太宗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令嶠招慰之所至皆下　又曰李憕爲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憕往監軍事憕乃宣朝旨特赦其罪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嘉之

原　廢命失辭　違命　行人失辭　失禮違命

樂祈不敬　公子失禮樂祈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執之晉執之也乃者亡乎上之辭也　註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

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上　不能專對　所在停留　論語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後漢李郃爲漢中戶曹吏時實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郃諫太守憲危亡可待勿與交通不聽遂自詰行許之所在停留以觀變至扶風憲就國自殺友黨悉誅與交通者免官惟漢中守不預

廢職　棄命　棄事不忠　廢命非敬　既辱君命　是速爾尤　臣節無失寧念解揚之忠　君命不

恭宜及樂祈之責

增 舞蹈 酣飲 冊府元龜曰後唐烏昭遇爲供奉官天成初使于兩浙每以朝下自稱臣謁錢鏐行舞蹈之禮又曰李仁矩爲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奉使東川董璋張宴以召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宴日旣中而不至大爲璋所詬與

其爭禮 莫能措言 史貞觀十一年倭國使至太宗遣表仁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表仁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又曰羅讓實曆中爲吏部郎中充滄州宣慰使是時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主兵事朝廷命讓等宣慰蓋欲示以威信冀其革心而讓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以書詔而歸

奉使四招撫 慶命附

增 六轡如濡 詩云六轡如濡載馳載驅載驟太行人職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元注曰此二事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

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周禮大行人職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以殷頫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一服朝之歲也慝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除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鄭元註曰此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也間則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鄭元註曰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贊助也

致禬以補諸侯之哉 鄭元注曰按宗伯補諸侯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疏曰按宗伯云以禬禮哀國敗此災亦云禬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亦補也

英蕩 周禮云地官掌節皆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原 入國問俗 曲禮鄭元注曰謂所行清惡也

聘魯晉 左傳云吳王使延陵季子聘于

聞喪徐行 公羊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有疾也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況病乎何休注曰聞父母之喪不忍疾行爲君當使久追代已以喪諭者喪尚不反況于疾也

魯晉諸國以觀諸侯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云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嬰習辭者吾欲辱之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爲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辯于辭習于禮說苑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子蓋北方之辯于辭習于禮者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感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曰夫差請見之以禮

展喜犒師

左傳齊孝公伐我北鄙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下惠見齊侯解兵

說苑昔齊侯齊侯曰魯君懼乎曰惠見齊侯齊侯曰魯君懼乎曰惠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南門刳羊相約曰自後子孫敢有鬬攻者令其罪若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矣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

見犀而行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也見犀而行杜預注曰犀申舟子也以子訐王必死

見溷而行

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使唯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其宰陳寅曰子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乃見其子溷而行

人事之患

葉公諸梁使齊問孔子曰王使諸梁甚重齊待使者甚敬事不成當有人事之患事成必有陰陽之患注云人患雖去喜懼戰于心固以結冰炭于五臟矣

提振綱紀

提舉國章

叔孫如晉必葺其牆屋

左傳云叔孫諾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公孫諾言使人也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杜預注曰葺補治也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也

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

春秋云楚公子棄疾如晉鄭伯勞之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王禁芻牧樵採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

屋不強句有犯命者

君子廢小人降舍

孔子適齊

孔叢子云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以遠自絕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挺刃交兵陳說其間

家語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貢進曰願使齊楚合戰于濘濘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賜使簡子按兵

史記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劒欲斬無狀王王曰吾戲子耳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于君前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不動

獻空籠齊使淳于髡

說苑曰齊欲買代之是歲吾王善哉得子言倍王也云云楚王薄賤之曰齊無人也而使子來髡曰臣過上水不忍鵠之渴飲之遂飛去欲買代之是歲吾王善哉得子言倍于鵠矣楚

淳于到楚

說苑曰齊使淳于髡

即與髡共飲

公孫觀秦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使公孫弘西觀秦見昭王王曰薛地大小幾何對曰孟嘗君好士不臣王曰百里王笑曰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可乎弘對曰孟嘗君好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如此者三人可爲管商之師能致主伯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以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謝曰客何爲若此寡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賜裝千金

漢書陸賈傳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大悅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

陸賈使南越

史記孝文元年召陸賈使南越讓尉佗自立之意

持節至匈奴

佗甚恐爲謝自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

願爲高車使者持節三輔故事婁敬曰臣

相如使南夷

史記司馬相如使南夷還報天子大說

視河決請治行

漢鄭莊上使視河決還報天子大說

行千里不齎糧

莊上曰吾聞莊行千里不齎糧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割土盟之然後還

約曰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之然後還

相如傳云天子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還報天子天子大悅

縣令負弩先驅

又司馬相如爲中郎將乘傳因巴蜀吏幣以賂西南夷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前驅蜀人以爲寵也

發倉粟賑貧民

又汲黯爲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賑貧民上賢而釋之

捕羣盜活萬人

漢書外戚傳王賀字公強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黨與及吏畏懦逗留當坐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吾者賀縱不誅以奉使後世其興乎

持節歸南陽

東觀漢記郭丹從師于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三公舉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風舉龍堆

班固曰今朝廷昭明海內寧靜空令朱輪之使風舉後漢書周舉傳順帝時詔遣八使循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龍堆之表

循行風俗

後漢書周舉傳順帝時詔遣八使循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使輒收舉于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循行州郡

李郃別傳郃居漢中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使者二人到益州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焉時日暮露坐爲出酒與啖公仰視星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使者向日發耶二人驚而相視問公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東向益郡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東向益郡

守令望風解印

續漢書范滂傳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知爲清詔使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寀奏莫不厭塞衆議

枉屈麟鸞奉計王室

蔡邕與故郡將子橋伯尉書云

能專對有智謀

吳書沈珩字仙仲吳都人少綜經藝善左氏春秋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爲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曰特舊盟歸于好是以不嫌渝盟自有預備

遺珠一石

蜀志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如一家而西增白帝之守

何也預對曰東益巴丘之兵西增白帝之守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相問權提預手泣涕而別曰君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矣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石

趙咨使魏文帝善之書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辨捷孫權爲吳王權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嘗召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何如咨曰吳王濟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引刀自刺何異蘇武

吳書馬熙字子柔潁川人權還爲中大夫後使于魏爲魏使陳羣誘之陷以重利熙不垂心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孫權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也

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蜀志鄧芝傳曰先主遣芝修好于孫權權果狐疑芝對曰蜀有負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之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于魏江南之地非大王有也權與諸葛亮書曰丁玄之言多浮艷而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注掞或作艷謂丁玄之言多浮艷也

稱之權好嘲戲以觀時

荆州先德傳云諸葛亮以費禕有俊才宜遣使吳等各知名皆在坐並發異端之論禕應機輒對舉坐稱之

陟瑣奉使紀巨陟

干寶晉以難禕入境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瑣奉使如魏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肆業所及士大夫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

八部從事晉王導使八部從事之部顧和

字君孝在數中還同時獨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以德政寧有漏網何緣有所察也

增是人神情爽拔

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

勵節將又云李紆貞

侍郎時誅李懷光兵會河中紆宜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

人人便安又云奚陟貞元八年

還中書舍人於是江南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

處決平恕又云熙懷素以十

水詔陟勞問循慰所至人人便安

平章請行又云程异同平

章事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

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怨　不受厚賂　冊府元龜云班宏爲給事中時成德軍李寶臣卒其子唯岳匿父喪以求位代宗難之乃遣宏問疾且瞰唯岳厚賂之宏皆不受還奉合旨　采風謠　東詩曰

守節不屈盡其在我　元盧

承宗遂稟朝旨　又云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招諭之

承宗遂稟朝旨　後漢鄭興奉使私買奴婢左遷蓮勺令　私飲酒使仍失命召而不來　左傳云是再發也

奉使五

詩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詶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泰絲綸列樂歌鍾響張筵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卧漳濱禮酒行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蓋日落晚擯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

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賞禮成縛俎陳樂和金石響朝
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
篁篠密約岸荷蕖長束帶盡欣娛誰言驚歸兩　周庾
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張儉事原
隰負展報成言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轘轅交歡值公子
展禮覿王孫何以譽嘉樹徒興賦采繁四牢盈折俎三
獻滿罍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險阻山河
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風期幸
共存　又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
文盛禮樂優武息民黎承乏驅騏驥旌旆事鼓鞞古碑
文字盡荒城年代迷破隴文瓜熟交滕香穗低投瓊實
有意報李更無蹊　陳潘徽贈北使詩曰業定三邊靜
時和四海敦行人仍禮籍使者接輶軒賓榮君享燕容
踞我司存既美齊嬰學欣逢鄭產言琴酒時歡會篇章
極討論迴旌逗隴左返軸指河源塞榆行隱路津柳稍
垂門日沈山氣合潮落水花翻離情欲寄鳥別淚不因
猿所可緘懷袖方以代蘭萱　隋盧師道贈司馬幼之
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莅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
送征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邈
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

生陸侯持寶劒終子繫長纓前脩亦何遠君其勗令名

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玉二崤至瑞節三秦歸林蟬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敎封植方欣薦紆衣

訪使及朝集使詩曰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首路回竹符分鎮揚木鐸昭晰動天文慇懃在人瘼岑參送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京北覆糧使詩曰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鴛行樽俎成全策京師聞見糧歸來鹵塵滅畫地奏明光孟浩然和李侍御奉使詩曰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拄席自生風察案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聞白雲唱翻入棹歌中韋莊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詩曰拜書辭玉帳萬里劒關長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一身朝玉陛幾日建銅梁莫戀壚邊酒仙宮待侍郎宋王禹偁送羅著作奉使湖湘詩曰使星躔次入長沙曉別延英去路賒數刻漏中承密旨幾重湖外問皇華山行馬拂湘川石寺宿僧供岳麓茶迴日期君直西掖當階紅藥正開花明蘇伯衡送王希暘編脩使交趾詩曰歷數歸眞主羣方若綴旒外藩須嗣續當宁重懷柔芝簡文彌盛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屬將指副予求

層霄去眞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紵廄馬出驊騮望重皇
華使名高好時候揚鞭隨越鳥祖席贈吳鈎自覺光輝
遠那知跋涉脩幾旬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
江分燕尾流墮鳶從跕跕馴鹿自呦呦綠認桄榔浦紅
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蜒户總能舟日上扶桑表天垂
瘴海頭昔聞銅作柱今見蜃爲樓斛葉時交墜沙蟲或
暗投由來宣至德直欲重遐陬　高啓送祠江瀆使者
詩曰源發岷峨萬里通函香迢遞問齋宮神馳白馬靈
光近祝奉元牲禮秩崇驛下換船潮湧日廟前沈璧水
迴風重煩使者徼多福南國無疵稔黍豐　劉溥使回

過獨石詩曰邊城二月暗塵沙吹過東風不見花天上
玉京旋日騎水通銀漢繫星槎雲中路出高山險上谷
營連獨石斜正是旅愁消未得夕陽樓外又鳴笳　謝
榛送李給事元樹奉使雲中諸鎮詩曰瑣闥朝下促飛
旌歲暮看君塞上行戍角動人多苦調戎衣走馬半新
兵關開涿鹿雲連樹路出蔚狐雪滿城計日楚材封事
上君王深見九邊情

原賦隋江總辭行李賦曰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
乎開闢垂恩儲祉壓子代之盤盂盛德形容陋周年之
奔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要荒欽塞諸戎重譯輶軒巡

履聲芳亥步旌節經過事高禹跡舉皇華之盡美馳珏
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羽儀於廊
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彫文于四始顧德
侗于罕志奉朝章于信次天鳳舉而張旃濟龍沙而通
贊敏異季札之聽歌譽乘屬國之銜使懷蘇子之抵掌
憶千秋之畫地願自勵而飲冰揆無庸而案轡嗟負恩
之無力每若寘于叢棘倏辭東平之樂善再踐承明而
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踶寧辭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
漸念有似于蟬翼荷德澤之霈然鑒丹愚之匪飾慚借
譽於瑟柱免長徭於蔥極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
紆異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區進學慚於枝葉綿力
謝於康衢構伯休之蓬戶狎仲憲之桑樞徒悅水而非
智庶因谷以為愚恥矯名於周客寧濕響于齊竽奉棲
遲以偃仰願太素之不汚

贊曰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
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
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
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
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旛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
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乃作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遊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碑唐張說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曰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賀魯延都支爲李遮匐潛搆犬戎傲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於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絕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則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莅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酋渠連營而誓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諜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間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匐於麾下廓氛祲於地表燀皇靈於天外充國有屯田之頌寶憲有燕山之銘訏茲遠略彼何微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暝晦引道皆迷因命息徒至誠虔禱徇於衆曰井泉不遠須臾風止氣開有香泉豐茸宛在營側往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公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

原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

戎即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從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遺書通心　梁任孝恭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藉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遺風雲論平生而是即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鐘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替膺茲闔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俟高算　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壇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

塞馬銜苜蓿斬立故墟人獲蒲萄種歸舊里稚子出迎
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
此終日亦以自娛

原論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
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絶
水火況復風生稽落日隱龍推瀚海飛沙皐蘭走雪豈
不痛鼻酸心憶雒陽之宮陛雪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闕
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拔
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旁
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已之願自降而於時之報未盡

增引宋蘇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曰昌言官兩制爲
天子出使萬里外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
意氣慨然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
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
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舍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
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恒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
心掉不自禁凡彼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
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笑嗚呼何其不
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
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

使絶域一

原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絶域十有餘年自京師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百有餘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知其習俗始得大蒜蒲萄苜蓿也　漢書西南夷傳云番陽令唐蒙上書曰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
強巴蜀之饒通夜郎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
中郎將千人從巴筰關入遂見夜郎侯諭以威德約
爲置吏　匈奴傳曰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
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郭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
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
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

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立
斬主客而留吉遷屏之北海上　蘇武傳曰武帝遣武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
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既至匈奴單于方欲發使送武會
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常私候勝勝許之會單于出
獵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
虞常生得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
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絕半日復
息單于壯其節　李陵與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醳首而歸　傅介子傳曰介子以平樂監使樓蘭謂王曰漢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封義陽侯　馮奉世傳曰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衞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歙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西域傳曰烏孫公主侍者馮嫽常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軍妻右大將軍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乘錦車持節詔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也　段會宗傳曰成帝時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而死漢遣會宗到昆彌手劒擊末振將太子番丘還封闕內侯賜金百斤　應劭漢官儀曰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謁單于五原塞東觀漢記曰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

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增 冊府元龜曰
鄭元璹武德中以太常卿使突厥還高祖勞之曰卿在
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 又曰鄭元
璹貞觀中使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驗觀
其六畜並已疲羸部落皆有菜色而牙内炊飯化爲血
咎徵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頃之突厥果敗 又曰
陳大德爲職方郎中貞觀十五年使于高麗欲窺其國
俗每至城邑輒以綾綺遺其官守莫不歡悅大德因謂
之曰吾性好山水欲往遊踐其國人信之遂得徧道屈
曲而行往往見中國人莫不垂涕 又曰裴耀卿爲户

部侍郎元宗開元二十年信安王禕受詔封契丹耀卿
爲副俄又令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
曰齎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先期而往一
朝而給時突厥果勒兵謀劫比至而耀卿已還 又曰
蕭昕代宗大曆初爲國子祭酒使回紇回紇庭詰昕曰
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佐定唐國奈何市馬而失信
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
爾助爲亂犯郊畿及吐蕃敗走回紇悔懼稽顙乞和非
大唐存念舊功則匹馬不出塞矣回紇慚退加禮 孔
帖曰李義琰使高麗其主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

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主詞屈爲加禮
府元龜曰崔瑾爲監察御史敬宗寶曆元年自鎮武使
回鶻延英對問遠地言朕如何瑾對曰四方皆言陛下
納諫如流帝大悅賜緋魚袋　又曰陳乂性孤執明宗
長興中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人或
有獻可于乂宜陳一謳頌以稱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
乂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
聞者嘉之　四朝國史曰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二年以
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
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以侑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

又曰張方平神宗時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
如此佳哉　名臣言行錄曰王信奉使北國肆射都亭
首破的館人駭愕問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乎謂
武恭公德用也又妙於筆法儐使有求書與之趨謝曰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東都事略曰沈起字興宗奉使
契丹至其庭著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
與王人齒遂升班　宋史曰洪皓番陽人有奇節爲大
金通問使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
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流遞冷山
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常

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麪食之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　又曰朱弁娶源人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爲通問副使至雲中黏罕使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受書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覩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飢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　經濟類編曰元世祖時使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日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日燇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與日燇辯論書帝悦解衣賜之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勿以爲後也

使絶域二

暴骨　黔面　路溫舒請使絕域暴骨方外盡臣下節
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以言無可
取　漢使王烏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黔面不
入穹廬烏習胡事乃去節黔面單于愛之許遣子入侍
後使楊信不去節坐穹廬之外　蘇武　武既屬國班超定遠侯蘇武漢
十九年不失節歸為典屬國　班超字仲升
久在絕域思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帝從之　終軍請
長纓　張騫窮河源　終軍請使拜諫議大夫使南越而
河源封博望侯　隨絕域之聘人　領天隅之歸客　千里有
長纓以羈虜　張騫使外國窮
不歸之魂　殊鄉有哀苦之事

增　長揖　爭禮　冊府元龜

漢陽郡李壞武德中齎布帛數萬段與突厥結和親
頡利大悅後將復命頡利謂左右曰李壞前來恨不屈
之今日必令下拜壞知之及見長揖不屈頡利怒留壞
不遣壞竟不為屈頡利知不可脅始禮遣之　又曰蘇
世長為天策府學士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　韜雪辨　食鐵

石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使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迥幽武置大
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
使牧羝乳乃得歸　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
孔帖曰和逢堯突厥默啜請尚
丞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認
非天子意請罷和親左右色動逢
堯乃奏持其人謂曰漢
不以金為貴可汗乃貧
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
貧金而不貴信耶默啜聞曰斯良
拜禮　閱六歲　要五事　合璧事類曰崔倫以
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為書約
邏娑城閱六歲不屈乃還代宗見
右庶子使吐蕃鹵背約
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
為感動鳴咽即具陳鹵
詳經濟類編曰寧宗
時方信孺使金至濠州紇石烈
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
子仁止之于獄露刃
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
子所政言子仁怒曰若
國門時已置生死渡外
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
矣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
虜命往撫諭虜人自疑衷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將命往撫諭虜人自疑衷

甲以逆之恪盡撤兵衛將騶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投兵聽命感泣曰不圖今日得沾聖化冊府元龜曰杜遐爲監察御史元宗開元中承詔往磧西蕃人齎金以遺遐遐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絶域不可失人情遐不得已受之出境乃移牒令往取之元龜曰歸崇敬代宗大曆初爲倉部郎中充冊立新羅王使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崇敬皆絶之東夷稱重其德自莊宗爲晉王時爲中門使李存審收鎮州帝命崇敬慰撫之或有以珍貨賂遺者崇敬悉以書籍數千卷歸都無所受但以冊府元龜曰陳行焉拜伏行焉拜爲吉州長史往叱蕃大臣欽以觀陵使行焉擁節不屈騎馬擁節不屈四朝國史曰許將字仲元奉使契丹問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人騎

有死而已不和無害

東都事略曰辛仲甫字之翰太平興國初奉使契丹問党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畀人間出党進何足道哉契丹主不能屈

仲甫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承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又曰孔道輔使契丹契丹主欲留之道輔曰天寒欽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冊府元龜曰蔣儼貞觀中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曰主上雄略英武小番豈敢圖使者縱其凌虐亦吾死所也遂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于窯室脅以兵刃終不屈撓又曰鄭權爲左散騎常侍穆宗長慶二年爲回鶻告哀使帝以權嘗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辨故任之權齎疾不免乃乘肩輿至庭詞氣不撓得使臣之體

孔帖曰韋洪機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洛陽縉紳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上其書東都事略曰劉敞字原父奉使契丹敵博聞強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自言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敵即可至中都何不道此虜相顧驚愧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此虜相顧驚愧

絶割地之議　拒增幣之請

東都事略曰曹利用景德初契丹南牧真宗親御六軍契丹有求和之意以利用使于兵間真宗曰契丹求和之意以利用使于兵間真宗曰契丹求和之意以利用使于兵間真宗曰契丹

敢生還利用見虜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割地之議死不敢聞虜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又曰富弼仁宗朝使契丹既至虜專欲增幣曰南移我書當曰獻否則罷於是留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奏曰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

子壻豈可稍倨公主豈宜先往

鮮于叔明肅宗乾元中為司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接禮稍倨叔明讓伍責之曰可汗大唐子壻豈可恃微功而傲乎可汗改容加敬又曰胡証為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二年送太和公主入蕃去回鶻可汗牙帳尚信宿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俱歸公主以授可汗今可汗送公主先往使乃止見可汗豈宜先往使乃止今未

焉可追論新羅豈得不厚同鶻

高麗謂蘇文曰相里元奨貞觀中為司農丞使回主上令高麗罷兵勿擊新羅蘇文曰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地五百里自非反地此兵恐未能已元奨曰往事焉可追論如遼東諸城舊並中國郡縣高麗必求本地中國亦須復疆宇國家初尚且不言高麗豈得違命

又曰劉元鼎穆宗長慶初為大理卿使吐蕃見其都元云回鶻小國也而唐國待之厚于我何哉元鼎云回鶻于國家有救難之勳又曾侵奪分寸豈得不厚

使絕域三

唐 周禮夷使 四夷之使 漢令沒蕃

田令因王事落蕃未還有親屬同居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使充給即身死王事者子孫雖未成丁亦不追戍聽終身也

晉 容儀閑雅 冊府元龜

中監使於突厥寬容儀閑雅詞旨可觀突厥甚敬憚焉

招揭 又云中

往招慰林鞨渤海郡王大祚榮

喻國威信 孔帖云婁師德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師德奉使收敗亡于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為畏恡

遠近疆界立談悉定

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唐張說郭震行狀曰遷奉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

瞋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訣悉定因遺金數十金而還公悉以進上　番人大獻琛賚冊府元龜云韋倫德宗建中初爲太常少卿使吐蕃初宦論皇恩次述國家威德番人悅之大獻琛賚　清儉謹慎清儉謹慎尚書充送成安公主及冊可汗又云柳晟爲檢校工部使來往皆清儉謹慎番人悅之　復命遷金吾大將軍　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舊例使絕域鵷弔祭冊立使復命遷金吾大將軍　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文獻通考云元和十二年敕入番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舊例使絕域者訪責止員官告取貨以備私覿非典法故革之　慕蘇武孔帖云崔敦禮回紇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出疆專對冊府元龜云于頔以檇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時論以爲有出疆專對之能　辭鳳闕到雞林劉禹錫送源中丞詩云面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遠而有光華白居易裴通制云授冊與節臨軒遣之庶

遠而有光華日使絕俗殊都益敬吾使也　辨二使絕域　鴆舌問三蘇蘇軾送子由使契丹詩云鴆舌問三蘇年來亦甚都時時鴆古問三蘇　驛騎凌風雪又云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　玉節郎又送丁敏仲北使詩云衝風振河朔飛雪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　各從本朝曆名臣言行錄云張薦字孝舉占對詳審宴苑詳注云事張薦三使在虜中過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今夕若踰數刻爲子時爲本朝之曆可也虜深然之　願速加兵經濟類編云孝宗時湯思退奏遣魏杞如金議和稱姪大宋皇帝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帝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金館伴張恭愈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金君臣環聽恭愈奮起金君臣環聽恭愈將杞去大字杞拒之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　祖寢一室元姚燧總管張公墓誌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貴貢安南至其國詰王曰皇

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王猶
倔峭海徼自矜尊高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蒲十
萬之師再月可至王使力士白刃環衛公
乃袒裼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

使絕域四

續詩元陳旅送趙子期使交趾詩曰曉日承恩紫殿深
都門祖道馬騑騑上書不奉唐蒙策歸橐寧將陸賈金
露入珠盤鮫室白苔生銅柱象崖陰爲君臨水歌黃鵠
天北天南萬里心　袁桷安南行送李景山侍郎出使
曰輶軒使者安南來紫泥封詔行風雷濕雲翻空海波
立鐵網山裂狂蛟摧神京煌煌鎮無極火鼠燭龍窮髮
北殫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爲城霧爲域瘴江如墨黃茅

昏羣蠻渡江江水渾千年白雪不到地十月青梅猶滿
邨赤脚搖脣矜捷鬬竹箭藏蛇雜猱狖猥強爭誇井底
蛙低徊自比泥中獸龍飛天子元年春萬邦執璧修臣
隣朱干玉戚廣庭舞笑問銅柱今何人君不聞重譯之
人越裳氏有道周王輸白雉又不聞防風之骨能專車
神禹震怒行天誅李侯桓桓水蒼珮舌本懸河四方對
後車並載朝未央稽顙九拜乞取金印歸炎荒　明曾
棨陳員外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別詩曰漢家郎官
頭未白意從初爲兩京客忽逢五色書萬里翩翩向西
域腰間寶劍七星文連旌大旆何繽紛解鞍夜卧

營中月攬轡朝看隴上雲黃沙斷磧千迴轉玉關漸近
長安遠輪臺霜重角聲寒蒲海風高弓力軟茲行騎從
歷諸蕃氊帳依微絕漠間殘烟古樹羌夷聚遠火荒原
獵騎還蕃酋出迎通漢語穹廬蒲萄酒如乳舞女爭呈
于闐牧歌辭盡協龜茲譜當筵半醉看吳鉤上馬便著
金貂裘山川遥認月支窟部落能知博望侯草上風沙
亂騷屑邊頭日暮悲笳咽行窮天盡始回轅坐對雪深
還仗節歸來雜遜宛馬羣立談可以收奇勳郤笑古來
征戰苦邊人空說李將軍

韓序 唐韓愈送殷員外序曰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
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
物大者特來小者附焉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
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
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
告朕之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
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
子韓愈執盞言曰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别
離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眞知輕

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冥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專命一

原越境　收邑　傳鄉非君命不越境　孟嘗使魏子收邑三萬不致曰貧賢者轉假與之矣後受旋者自刎明孟嘗不反也　遂盟　矯制　公羊傳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遂事也使者受命不受辭奉世陳湯矯制詳武功矯制　馮

反　傳上匄侵齊及穀聞齊侯卒乃還禮也嫌其不待君命爲失禮故明言其禮又善不伐喪也　汲黯字長孺上使視東越相攻至吳而反曰越人相攻不足辱天子之使　使作徒衣　難從膠柱鍾離意字子阿部送徒詣河内時寒徒病不能行意縣上狀意亦具聞帝善之行移牒屬縣使作徒衣縣人將欲敗謀難從膠柱　徐偃鼓鑄　汲黯發倉　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

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詔終軍問罪詰曰古者諸侯國異俗百里不通故有不受辭專可之宜今萬國爲一天下同風假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在國家不足爲利害而以安社稷爲辭矯作威福以干名譽罪重而所就小假即死下詳奉使四　義有隨時　恭無專命　使者誠爲擇利　或人未可與權苟叶盡忠之節　難科專造之辜　違命折券尚不論辜　矯制發倉猶聞釋罪　馮謹　汲黯

取歸安　開府元龜曰孔巢父德宗時爲給事中魏博宣慰使田悅背叛久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田悅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凜命巢父巢父因以衆意令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　權知軍務　龔又曰周李至爲賛善大夫世宗將用師于西南用至爲轉運判官行次永興爲人所說欲襲取歸安鎮乃先以其事白于永興節度使王彦超超素知歸安路險深未之許至辦奉密旨彦超無以阻之既入山行數百里屬

寇奄至軍士多死
遂爲其所擄焉

專命二

原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增及諸侯盟左傳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猶柱不可書韓詩外傳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猶柱之不可書也

原 受賂折脇范雎從須賈使齊齊王賜金須賈以告魏齊齊以雎告國陰事得金擊雎折脇拉齒

受金失官 司馬相如

曾 救危除患劉向奉使箴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科不專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不返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

殺使一

原 楚執蹶由以釁鼓 宋殺申舟于假道 楚伐吳使弟蹶由犒師楚靈王執之將以釁鼓使齊假道于宋宋殺之舟

温 楚子執解揚 馬超殺閻温字伯儉時馬超圍冀城急州上詐奉使命赴救冀城超令言于冀城下遣温密出告救冀夏侯淵爲超所獲云東方無救温偽許之乃將至城下大呼曰滿軍三日至勉之勉之遂殺之

寇恂斬皇甫文 諸葛殺劉整鄭 後漢寇恂字子翼擊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欲斬之

諸將以為不可懼不聽斬之峻即日降諸將問之懼曰文峻之腹心殺之則峻亡其膽所以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劉整鄭為諸葛恪所獲事與上關溫相類

伯蠀無辜終貽非禮之誚宋樂祈聘晉不敬執之詳晉伐鄭鄭人使伯蠀行成晉殺之非禮也古

何謂勅耶安可臣哉

殺使二

遮殺漢使漢書云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

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

國難生不能死非人臣初為大臣可使者衆憚擇吾忝恩咸知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逆謀已決害溆于四方之前

不止素服李壞光擁兵河中巢父為給事中興元二年又云孔巢父奉使宣慰既傳詔旨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曰太尉盡無官矣遂害巢父德宗聞而驚悼之

屏語移時樂毗云李師道營潭趙魏師壁阿井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

為念生所害定末蕭寶夤在關中以士和為督府長史時莫念生遣使許表士和撫慰為念生孫晟奉表言景願割六州之城世宗已取滁揚諸州因留使者會李重進以景蠟書來多斥周過惡由是發怒

蠟書來孔帖云周世宗征淮李景懼遣

曰安得此言亟收晟下獄殺之晟臨死神色怡然

殺使三

增 行狀明鄭濟翰林侍制王禕行狀曰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土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脅脫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

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固匿公于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寔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爲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

遇讐

原 不鬬 遂入

禮記子夏曰居昆弟之讐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衝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

魯使敬叔弔滕伯惠伯爲介及郊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也忌怨也惠伯爲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懿伯惠伯不以私害公故遂入

非忠 不弟

傳以私害公非忠也　居兄之